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读着关于你的记忆，
读着你的无奈，
我都不敢仔细看你，
只能无言……

飞越水云山

高建英 ◎编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校园精典小说选

飞越水云山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
ISBN 7-204-08159-5

I. 校... II. 高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封面设计:张娜
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高建英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-4972059

三河市长虹印刷厂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98 字数:1300 千字

ISBN 7-204-08159-5/I·1727

全 14 册 定价:417.68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内容简介

打开中国的版图，将目光放在引领中国风气数百年，在近代史上写下雄伟篇章的风云际会之地——楚国湖南，你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全境的美丽长河——湘江。湘江发源于广西兴安附近，经全洲、黄沙河便进入湖南后，再经过蔡市、仁湾区、冷水滩区、高溪市镇、祁阳、白水镇、黄泥塘，便进入衡阳市境内——王勃在脍炙人口的《滕王阁序》中曾有“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；雁阵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”的千古绝唱，辛弃疾也曾有这样的诗句：“……衡阳石鼓城下，记我旧停骖。襟以潇湘桂岭，带以洞庭春草，紫盖屹西南……”（《水调歌头 •送厚卿赴衡州》）……以五岳独秀闻名于世的南岳衡山位于衡阳北面，衡阳也因此得名。相传大雁南飞，至衡阳便回，因此衡阳又名“雁城”——舜帝南巡，大禹治水，蔡伦造纸，张栻讲学，朱熹论道，船山著书……使衡阳成了湖湘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。

1

打开中国的版图,将目光放在引领中国风气数百年,在近代史上写下雄伟篇章的风云际会之地——楚国湖南,你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全境的美丽长河——湘江。湘江发源于广西兴安附近,经全洲、黄沙河便进入湖南后,再经过蔡市、仁湾区、冷水滩区、高溪市镇、祁阳、白水镇、黄泥塘,便进入衡阳市境内——王勃在脍炙人口的《滕王阁序》中曾有“渔舟唱晚,响穷彭蠡之滨;雁阵惊寒,声断衡阳之浦”的千古绝唱,辛弃疾也曾有这样的诗句:“……衡阳石鼓城下,记我旧停骖。襟以潇湘桂岭,带以洞庭春草,紫盖屹西南……”(《水调歌头 •送厚卿赴衡州》)……以五岳独秀闻名于世的南岳衡山位于衡阳北面,衡阳也因此得名。相传大雁南飞,至衡阳便回,因此衡阳又名“雁城”——舜帝南巡,大禹治水,蔡伦造纸,张栻讲学,朱熹论道,船山著书……使衡阳成了湖湘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。

湘江进入衡阳市后,首先要经过的是一个名叫“宜宁”的小县城。史载,宜宁在秦朝之前就已经设县,属长沙郡耒阳县,原名新宁县,唐朝天宝元年(公元 257 年)改新宁为宜宁,属衡洲,此后曾改县为洲,复改洲为县,历千年风雨,于 1983 年 7 月卵翼于衡阳市羽下。





飞 越 水 云 山

①

宜宁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，四季分明，但地处内陆，四面环山，地处偏隘，交通不便。有人曾评价湖南之人文地理为“重山迭岭，滩河峻激，而舟车不易为交通。顽石赭土，地质刚坚，而民性多流于倔强，以故风气锢塞，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。”（钱基博）此风格则宜宁县犹重。受地理环境制约，宜宁县工商业一直都不发达，可境内的矿产却颇为丰富，如铅、锌、金、银、铜、锡、钨、汞等有色金属矿含量之丰，更是全国都有名气，而其中的矿藏，又有大部分分布在一个名叫“水云山”的小镇的附近，这便是湖南境内著名的“铅都”——水云山铅锌矿。

水云山地处宜宁县东北，相传早在宋朝年间就有人在此开采了，明朝万历年间，采矿业已经很发达了，矿户林立；谭嗣同在湖南协办时务学堂，成立南学会，举办《湘报》，发展工矿与交通事业，使封闭保守的湖南成为了“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”；光绪21年（公历1885年），湖南巡抚陈宝箴——也就是后来以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傲然于世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祖父——受维新思想的影响，奏请清政府设立矿物局，开采全省五金、煤炭等矿，光绪22年，水云山矿区正式收归官办，自此开始了步履蹒跚的壮大历程。

水云山矿藏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——一处是坐落在宜宁县东北部的水云山镇，盛产铅锌；一处是坐落在距水云山镇以西七十里的平坊镇，盛产铜；两镇之间是松桥镇——松桥镇内矿藏虽不丰，可水云山矿物局下设的六个冶炼厂有三个坐落在

松桥镇,附近还有一产量可观的金矿,而且虎居湘江与舂陵江交汇处,沿湘江北进七十里便是衡阳市区,周围阡陌纵横,辖24个村,21个居委会,经济发达程度为宜宁县五乡十四镇之首。

松桥镇不但经济最发达,教育也是排头兵,坐落在松桥镇中央的是三镇之中唯一的一个高中部——水云山矿物局高级中学。

3

水云山矿物局高级中学1981年建校,面积四十余亩。走进校园,就能将所以建筑都收入眼底——进门有一个小巧别致的水池,端坐着两尊晨读的塑像;池子左边是一栋行政办公的平房,年代颇为久远,最近的一次粉刷为它穿上了红色外套;右边是爬满了爬山虎的教师单人宿舍及家属楼;往前有一个小型的内操场,水泥板地面,前方墙体上书“拼搏,奋进,团结,文明”的校训;内操场前方是食堂、澡堂;右边有两栋楼,一栋是实验楼,一栋是三层楼高的学生宿舍——一、二层住男生,第三层住女生;左边就是栋三层高的教学楼,楼体上也有一行标语——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”,此时是1994年的9月份,开学才一个多星期,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候,下午下了第一节课,同学们慑于太阳的淫威,都猫在了教室里教室后面闹腾,闹得最凶的,无疑就是刚刚踏入高中校门的高一新生了,同学们虽然刚认识不久,可许多是刚刚走出家门,从水云山镇、平坊镇来到松桥镇寄宿读书的,一下子没有了父母的管教与约束,个个是虎





飞越水云山

放南山，恨不得扶摇直上八万里、巡天遥看一千河，不信，上二楼，打开高一年级两个重点班之一73班的教室门——

只感到扑面而来的是巨大的声浪，偌大的教室里，到处是做布朗运动的学生，仿佛进了蚊子窝，大家都在争论、谈论、分享、了解、评价、估计、交流、抨击、漫骂、狡辩、谣传……教室后面还聚集了绝大多数男生，追打、玩闹、互赠敌意，挥霍着不尽的精力，直镇得人耳膜发麻……

这当口，突然有人大声喝道：

“喂！喂！大家静一静！”

大家一镇，都停下来，只见他——身材虽有些健壮，却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，眼睛细长，眼袋有些大，鼻梁坚挺，头发柔软而飘逸，被他中分开，料想那头发的根数若是奇数，定有一根会被他拔掉；① 上身是件白色的长袖衬衣，这么热的天也扣得整整齐齐，不见马虎；下身是黑灰色的轻质西裤，脚上是双黑色的透气皮凉鞋，从孔中还可看到里面的兰色尼龙袜——激动而神秘得道：“喂，你们看——学习委员屁股下的凳子摇摇欲坠，哪个敢把她的凳子一把抽出来？啊？哪个敢？”

学习委员的名字叫张晓冰，长得清秀白净，额头上的血管数得清楚，可惜是个单眼皮，身材高挑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而且成绩好，学习努力，一开学就被指定为学习委员，所以大家都叫她学习委员，此刻她是为仅有的几个捧着书看的人之一。

众人都操了一声：“你怎么这么无聊？”“你自己怎么不去抽？”

“哪个抽了，我就叫他三声师傅！”那人一咬牙道，好像他这三声师傅，抵得过商鞅的那千两黄金。

旁边有个眉浓的人正斜靠在课桌上，手上藏了枝香烟，笑道：“叫师傅有个×用？抽了就得请客！”此人除了眉浓，皮肤

黑也是特点，穿件圆领的灰色汗衫，被高高撩起，露出颇具实力的肌肉，清晰印着白皙的背心印。

刚才提议的人眉毛虽没有此人浓，也不肯示弱：“请客就请客！石方，我林员外，有钱有人，富甲一方，什么客老子请不起？啊？哈哈！”

还没下重赏，就有勇夫了，只见一人上前道：“我来！”只见他结实，方脸，眼小，唇实，头发粗而硬，穿件白色的短袖衬衣，里面是件淡红的篮球背心。

“方……”林文似乎有点后悔：“……方哥……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在这呢？就不劳，不劳你大驾吧？”

篮球背心也不言语，蹑手蹑脚过去，一把握住学习委员的凳脚，回头做了个鬼脸——众人间有个白皙、瘦弱、高挑、颇似一根豆芽菜的伢子，似乎很不忍，下意识小声嘟哝了句：“这——这样……不好吧？”

可没人理会，众人都屏神静气着——

只听见嘭的一声巨响，仿佛爆破倒下的烟囱，学习委员轰然得倒在了地上，扬起扑面的灰尘，众人顿时爆发出一阵震天的笑声！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张晓冰本来蒸糕一样白净的脸，现在涨得通红，本来理得井井有条的头发，现在凌乱得搭在了额前，她一甩手艰难得站起来，柳眉倒竖，用生平所知道的最粗鲁的字眼骂道：“你！你！你怎么这么无聊？你要不要脸？你是畜生呀？”

方定波鞠了一躬，连说了两声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啊！”就笑咪咪地回去了，似乎只是弄坏了人家一枝圆珠笔。

张晓冰又骂了两句，竟不好意思起来，就作罢了。

方定波笑咪咪得班师回朝时，众人一齐疯狂得喝起彩来。





飞
越
水
云
山

石方道：“林文！快请客！快请客！你跟方定波玩这个，不是自取灭亡？”刚才提议、许诺的那个人便叫林文，可众人此时却不见了他，找了半晌，才把他从人群后面拉出来：“请客！我×，快请客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就请个客啊，怎么象乌龟一样躲起来？”

林文爽朗得笑道：“乌龟？我是乌龟，那你们就都是王八！哪个说不请了？两毛的冰棍，我家财万贯的林员外还请不起？”可突然他又一把拉出那根豆芽菜对大家道：“喂，喂，我刚才听见陈晨生说这样做不好，你们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陈晨生虽然瘦弱，却不示弱，对着林文身上一阵狂打：“我×你！我什么时候说了？我什么时候说了？”

其他人都说没听见，也都过来对着林文就是打的打，踢的踢：“你妈×没种以后就少打赌！乌龟王八蛋！”

林文顷刻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左躲右闪不过，只好陪着笑脸投降：“我错了！我错了！各位老大！”说着掏出一张两块的钞票来，一挥手：“走！老子今天请客！”

4

众人吃了冰棍，兴尽晚回舟，这天又是周末，下午下了第二课，陈晨生就藏着本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回到了水云山镇的家里，躺在床上刚看了几十页，不料卧室没有锁，陈母开了门径直进去了，似乎是要拿什么东西：“要看书，就好生坐起来，不注意姿势，近视了的话，后悔就迟了……”话没落音，陈晨生就啪得一下把书摔在床，气冲冲得就跑了出去，把陈母吓了一跳：“说

不得了？说你两句就发神经啊？”

客厅里陈晨生的妹妹陈琳正在看动画，陈晨生一言不发，上去就一阵乱拨，陈琳不让须眉，扯开陈晨生，又把台拨回去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在电视机前较起劲来——电视机一把老骨头，怎么吃得住这般消遣？陈晨生等不得电视机冒烟，怀着一肚子鸟气，拳头就招呼了过去，陈琳不服气，虽然也作了反击，可发展才是硬道理，两个回合不到，就被打得没了主权也没了人权，只乱舞着拳头哭道：“你凭嘛？你凭嘛要抢我的？明明是我先看那个台！你凭哪一点抢我的？！”

陈母赶过来喝道：“你又发哪门子的疯？刚才看书看得好好的，你妹妹没多你一点事，你来捣什么乱？两个人看个电视还要打架，都莫看了！”说着啪的把电视关了。

陈晨生拍手笑道：“好！都不看！都不看！”

陈琳气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：“凭嘛不让我看？我偏要看！”说着就要去开电视。

陈晨生挡在她面前：“就是不准看！就是不准看！要看不看就都不看！”

两人又扭打了起来，厨房里的锅里油冒烟了，陈母索性道：“打吧打吧！你们两个打靶鬼打死一个少一个！”

“打！打得好！”这时，从门口响了几声炸雷，陈晨生没回头，就收了手，陈琳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恨恨得打开电视机。

陈父笑道：“怎么我一来就不打了？打啊！接着打啊！”

陈晨生抽身就要回去。

陈父将脸一板：“上哪去？你除了欺负你妹妹还会点嘛？恩？”

陈晨生脚步缓缓，又要往前走。

陈父喝道：“你还敢翻天？上次考试怎么样？怎么没见你





把成绩拿回来?”

陈晨生木然得站住：“没发成绩单，你叫我拿嘛回来?”

陈父一个箭步上去，抬手就要赏脸了：“怎么和大人说话的？你有大有细没有？安？你出去这样说话，看看是什么下场！”顿了顿，缓了口气道：“我整天在厂里拼死拼活的，就指望回来有个清静点的环境，你就是总要惹事！我不要问都晓得是你先多的事，对不对？”

陈母在一旁插道：“一个个回来就看电视！人家的小鬼怎么那么懂事？回来就去学习？你们去看看对门的钟涛！人家多用功！”

陈父却不买陈母帮腔的帐：“我教训崽女用得着你插言？”喝退陈母，又将陈晨生望了半晌：“以后注意点！莫总是惹我们生气，也不小了！尤其是你陈晨生，已经满十六了！啊？”

陈母退到厨房，端上了饭菜——炒苦瓜、蛋花、丝瓜，陈妹帮闲着摆好桌椅，备齐碗筷，陈晨生脸色有些难看，坐下后就只顾埋头苦干。

陈母道：“一个个板着脸干什么？嫌菜差了？我们象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哪有这些？能吃饱就是万幸了！那时吃的是嘛？草根树皮！而你们还不知足……”

“胡月娥……”陈父此时却若有所思：“……今天，我听到些风声，王季东……”这王季东就是陈父所在的一厂的副厂长，在陈晨生九岁以前，和陈家一直是邻居，当时还只是一个科长，后来当了车间主任，就搬到镇西的“高官楼”去了，现在已官至副厂长。王季东和妻子张文洁两夫妻人好，心地善良，没有官架子，人也和气，加上独生女儿王琴和陈晨生一直是同年级同学，所以两家关系非常和睦。

陈母一惊：“嘛事？”

瞅这空，陈琳端着饭碗又坐到电视机前去了。

5

“具体情况也不了解，据说是经济问题——当然，现在的经济问题都是关系问题，只要关系问题搞好了，就不存在经济问题。”

“莫在细伢子面前说这些！”

“这有么子？他们也不小了，早一点接触社会也好！”陈父又道：“据说现在只是在查他——搞没搞钱还不晓得。”

“王季东不象那种人啊！那你还不去问问？几个老熟人！”

“妇人之见！你硬是不省事！事情都还没公布你就去问人家，不是去打人家的耳巴子？再说你个平民老百姓，轮得上你答言（注：答言就是帮忙、插手的意思）？”

陈母嘀咕道：“有道理好生说嘛，霸这么大蛮干么子？（注：霸蛮——蛮横，费劲，下蛮力的意思）”

陈晨生匆匆把饭扒拉完，将碗一甩，就要出去。

陈父道：“怎么就吃这么点？”

“饱了！”

陈父道：“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只吃这么点？等你长大了怨我没给你吃的！”

陈母悠悠道：“还不是嫌我的菜做得不好。”

陈晨生也不吱声，打开房门就走，出了门就脚下生出风来，飞出几米开外，才听见陈母还在后面大声道：“出去了不要和





飞
越
水
云
山

人家打架！看到人家打不要答言！不要下河下塘洗澡！”

这时，是家属区最热闹的时候，五花八门的小贩四处游弋着，将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充斥空气每一个角落——有气无力故意拖长声音的是收破烂的：“废铜……废铁……酒瓶子……啊……废纸……报纸……硬壳子……啊……”底气中厚的是卖酒糟的：“卖甜酒喔！卖酒糟喔！”仿佛谁家的妹子听了他的叫喊就会跟他私奔；简单急促伴随着叮叮金属声的是卖叮当糖的（注：叮当糖，是当地一种手工制作的麦芽糖，因为卖糖人在卖糖时，常用铁制的切糖工具敲得叮当作响，因此被称作叮当糖，为了生意，卖糖人还允许细伢子们拿废铜、废铁、马钉来换）：“叮当糖！叮！来吃叮当糖！”；卖糖葫芦的喊的是：“辣的，甜的，有酸的，香蕉的，橘子的，有菠萝蜜的……各有各味的……”；卖金灿灿黄油面包的、卖卤豆腐的（注：一种当地小吃，先将卤好的豆腐放在开水中烫软，然后蘸上自制的辣酱就可以吃）……

6

各有各的喊法，各有各的活法。

楼下的空地上，坐了许多人，帆布椅、藤椅、板凳，都搬了出来，大家边摇蒲扇，边扯闲话。

陈晨生下了楼，迎面遇到几个儿时的玩伴——烂泥巴、蚊子，打了声招呼就过去，经过对门的家属楼，便到篮球场旁边了——球场边的梯坎上也有许多人在三五成群得闲话；几个八九岁大的伢子还借着微弱的路灯在玩球，吵得震天架响，篮球

场旁的工人俱乐部最是热闹，里面打牌的、下棋的围的是满满当当，还有刚兴起的桌球，更是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陈晨生在球场边站了会，又到俱乐部里转了圈，过了球场，左边隔着围墙是一厂，只见硕大的锅炉、转炉敞开肚皮，浑身冒着蒸汽，右边围墙上刷着斗大的标语：“真抓实干，以优异的成绩给建矿 108 周年献礼”；过去是个露天电影院，小时候，陈晨生爬上自己的楼顶就可以看到“无声电影”，可前年被推倒建成了个溜冰场，此时溜冰场霓虹轻闪，柔歌柔放，里面却不时传来溜冰的人们的惊叫声，和悠扬的歌声——

……一座座青山紧相连，一朵朵白云绕山间，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，一阵阵歌声随风转，哎……谁不说咱家乡好，一阵阵歌声随风转；弯弯的河水流不完，高高的松柏万年松，解放军是咱的亲骨肉，鱼水难分一家人，哎……谁不说咱解放军好，鱼水难分一家人……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……

沿电影院的围墙走五十米，出了家属区，是条横贯东西的大马路，没名字，依着地势有许多起伏，路面也不是很平整。天际还有一抹残红，此时下班的高峰期也过了，路上的行人都有些慢斯条理，料想不是散步的，便是去唱歌跳舞消闲的，陈晨生无事，信马由缰往西边去，过了电影院大门不远，便是子弟一校——一条 10 米长的巷子尽头便是它的校门，附近全是做学生生意的门面；子弟一校对门是农业银行，以前是两栋平房，被一圈围墙围起来，现在已经是五层高的气派楼房了，二楼的楼面上有一行大字：“与农行携手，助企业辉煌”；一个赶鸭人正赶着一群鸭子穿过马路；旁边有口水塘，池塘里还有几个影子在扑腾，远处传来了呼唤他们回家的声音：“满崽诶——吃饭达——罗呵——快回来哦——啊——”

过了池塘，就是新华书店、建安公司、供销社等，再往前，就





飞
越
水
云
山

是镇西了——镇西变化得真快，短短几年时间，房子象春笋一样冒了出来，先前外墙铺着瓷砖的房子还是稀罕，现在带小花园的洋楼都有好几栋了，其他的单元房也是整齐伐一、气派不凡。

大道的尽头是一个丁字路口，往北是去宜宁县，往南是湘江，陈晨生顺腿往南去了——王季东家就住在这路边，陈晨生忍不住往楼上看了一眼——

只见五楼的王家虽然灯火通明，却又隐入千家万户之中，似乎与天际的星星连作了一片……

“不许动！缴枪不杀！”突然，身后传来清脆的女声，媚而不威，陈晨生老实举起手来：“要财，还是要色？”

① 回头一看，果然是王琴——王季东的女儿——上身穿件红白相间的花格子衬衣，下身穿着条兰色牛仔短裤，脚下还穿了双拖鞋，将“枪”收了回去，从另一只手上的精装塑料包里，掏了颗梅子出来塞在嘴里：“算了！你两样都缺！”

陈道：“你还在外面闲逛？不是说你爸……”

王一惊：“我爸？我爸怎么了？”

陈：“啊……啊……不是说你爸管你挺严吗？”

王怒道：“要你管！”

陈晨生尴尬得笑了笑：“你呢，东土大唐来？”

王琴一愣，咯咯笑起来：“死相！”说着突然沉下脸去，拧着陈晨生的袖口道：“对了，今天下午欺负晓冰的人里面，有没有你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”

王琴这排子弹扫射来，直打了陈晨生一个措手不及：“我？我？哈哈！开玩笑！怎么会有我呢？！”

王琴满心狐疑得看了看陈晨生：“要不是看你不怎么象，哼哼！”